

三毛经典作品集



滚滚红尘

(台湾) 三毛

472

滚滚红尘

三毛 著

宁夏人民出版社

(宁)新登字01号

滚 滚 红 尘

三毛 原著

*

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银川市解放西街105号)

宁夏中卫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：32 印张：5.125 字数：80千

印数：1——10000册

1994年3月第1版 1994年3月第1次印刷

*

ISBN 7—227—01303—0 / I · 363 定价：3.60元

前 言

我之选择了以另一种文字形式来创作，主要动力仍出自对于电影一生一世的挚爱。

一部精彩的电影所带给我的震撼，来自每一个部分所赋予的一连串冲击，而不只是故事本身。组合这多般元素的唯一人物，是导演。

这部剧本的进行过程，也少不了导演逐句逐场的参预和过滤。

在剧中人，能才、韶华、月凤、谷音、容生嫂嫂以及余老板的性格中，我惊见自己的影子。

诚如一般而言：人的第一部作品，往往不经意地流露出一身灵魂的告白。

这是我的第一个中文剧本。

既然这份功课的完成，是为了成就另一层次的立体表现，那么电影艺术的基本探索，素材、方法设计、功用、形式外观以及价值，仍能在已经完成的电影中求取答案。

三毛

时代背景

剧中时代参考

民国 33 年末(公元 1944 年 10 月中旬)沈韶华由父亲被废弃的家中出来,住进租来的房间。已无父母。

同年,沈韶华认识章能才。

民国 34 年初(公元 1945 年 2 月)月凤由大后方回到上海。再见沈韶华。月凤的男友小勇已去延安。

民国 34 年 3 月,韶华、能才、月凤一同去郊游。月凤发现章能才身份,而消失到江苏吴县。

民国 34 年(4 月~5 月)月凤不再见韶华。韶华与能才意识到“时日无多”开始醉生梦死。“过了今日没有明日”的生活。(与能才跳舞那场)

民国 34 年春,章能才在上海消失。

同年 8 月,抗战胜利。

民国 35 年尾期——(公元 1946 年)谷音得到了“美军口粮”余货。送来给韶华(余老板此时在卖香皂)。

民国 36 年夏季(公元 1947 年)韶华又与月凤再见。韶华去跟随能才。

民国 36 年初秋(公元 1947 年)月凤将一无所有的韶华由地下室中接出来。

民国 36 年秋——37 年秋（公元 1948 年）月凤、韶华相依为命，住在一起。

民国 37 年（1948 年）秋末，月凤死。小勇死。民国 37 年冬日——余老板成为韶华男友。

民国 38 年初至 3 月末（公元 1949 年）。韶华再见能才。

民国 38 年能才与韶华永别。

四十年后，能才再返中国大陆，韶华已逝于文化大革命，所留下的只有一本著作《白玉兰》。

人物介绍

沈韶华

出场时，约二十二至二十三岁。一个出生在中国上海市的女子。

在韶华九岁时母亲已逝。

韶华是独生女。

韶华所受的教育，来自母亲的影响甚大。并不因为与父亲同住，在思想上倾向又有了一个妾的父系家庭。再说，因为“初恋事件”又被父亲囚了起来。

韶华的父亲是当年“美孚煤油公司”江南五省代理，家境上等。后来，也没落了。

但是，在物质上，自从韶华失去了母亲之后，并没有得到父亲的特别关怀。

韶华的外在世界，一直被人视为是“一个在糖果中长大”的小姐。事实上她对金钱不太关心，并不是她如此不缺，而是将生命的注意力，放在“情感与自我”的纠缠追寻中。

韶华一生的追寻，不过两件事情，一、情感的归依，二、自我生命的展现。

这和韶华少年失母，父亲与她合不来，有着不可分割的“性格欠缺因素”。韶华由少年自青年时代，渴

望外来的情感，潜意识里，实在出于对爱“从来没有得到过”，而产生更大的“爱情执着”。韶华将爱情与生活混为一体。

韶华是一个生来极度敏感的人。她对于在生命中发生的一切现象，都比一般人承受得更多。基本上，这种人的悟性也极高。

韶华是一个即使在爱情中沉醉时，仍然感到没有安定感的人。她的苦痛是一种性格上的特质。但是，这并不完全表示，韶华对于人生没有担当和勇气。她是又痛苦又清楚的那种人。

韶华是一个靠文字发泄人生无奈的文字工作者。

韶华未婚。

韶华是“燃烧灵魂”的代表。

章能才

出场时，约三十九至四十二岁。

无妻。

章能才是个经过苦学之后，在大学时代方才接触到城市的知识分子。父母背景模糊，因此本身给人的感觉是相当独立，自信，有责任感，有分寸，识大体懂人心理，体谅他人（尤其是女性）。

能才不是女性的追逐者。他的情感，如果没有极

高品味的女性出现，是不轻易交出去的。这又不表示，能才不尊重其他平庸的女性。

在能才的性格中，交杂着“自信心”与“无力感”这两种相互矛盾的情绪。

他不自卑，对于本身的行为，坦坦荡荡。替日本人做事，在他的心理境界上，“不是一桩罪恶的事”。

能才给人深沉的气魄感觉。内心世界平稳且有温柔。能才的“生命感伤”来自他是一个男性。而因为意识到强烈的“男性时代”又使他感到即使身为男性，对于生命本质的完成，也同样无可奈何的。“无力感”由此产生。在事业上，能才亦是无力的。他不看重，也没有什么看重过他。

能才懂得人生，懂得生活的重要。

能才不做梦，他踏实。

能才对于他生命中出现过的女性，事实上只爱过那位作家——沈韶华。

能才在“有爱”又有“虚的事业”时仍是个不够快乐的男子。

能才在出场时的身份是：国民党上海维持会（汪精卫伪政府）文化方面的官员。

章能才在出场时，已具备了本身成长的经历，因

此在以后任何情况出现时，能才担不担当，都源自对于对于“生活”彻底的认识和觉悟，不是情绪上的失控。

亦因为他对待自己——是真诚的。那么真诚以至于成了懦弱。

他是道德的，在另一个角度上来看。

他懂得爱。

他的“生理电波”事实上与韶华接近。在看了一篇沈韶华的文章后，已经了然。那时，能才的“失控”，实在因为他潜意识里想在韶华身上追寻一个才有所用、情有所托的心灵境界。能才不求在“生活秩序”上与韶华同步。

月凤

出场时二十二至二十三岁。

未婚。

无父母，自小与疼爱她的舅舅一同在江苏省吴县长大，就学在上海寄宿。认识了她的女同学——沈韶华。

虽然月凤的成长衣食无缺，但没有父母的存在，仍然使她感到在情感上的缺乏。也因为自小寄人篱

下，使她养成了相当独立又懂得自作主张的个性。

月凤的性格，与韶华在本质上是相同的，但表现在外在世界的风貌，却是一个整天说说笑笑，凡事不当成真的一般的一枚“烟雾弹”。在外形上，也是鲜明的“另一种女人”。

月凤对于生命的要求，因为太聪明，所以没有任何“实质工作”上的执着。她凡事不肯用心，是一种大大方方混日子的人。只——因为——她，不要生命的展现，她实在不在乎。她的“不在乎”——“不要”，又不很认真，有时一不认真，“又去要了”。

月凤对于生命的执着，只有两件：

①活下去。好活，歹活，都是活。鲜明地活下去。

②请求来上那么一个人，好使她那颗心，摆了下去。因此月凤将她的情，安安稳稳找了一个男朋友——不必太多性格的，痴痴忠忠地就如此交了出去。在生命的沟通上，她对男友没有要求。

但是，月凤有了男朋友，仍然意识到——她的女同学，好朋友——韶华，才是真正了解她的人。月凤将韶华当成了精神上永恒的朋友。

这对月凤来说，又并不是满足的。她——自称是一种“爱情动物”。她女性的风貌仍需要在一个男性身

上，得到肯定和完成。

月凤看起来没有韶华多愁善感，也没有明显的内涵。她讲话一向使用“单刀直入法”，不兜圈子。嗓子清脆而又大声。

明快节奏的背后，有她自作主张的坚强。

月凤讲义气，敢承担。

月凤——无业。卖东西，向舅父要些零用钱（舅父代管月凤父母遗产），混混，过日子。

谷音

出场时约三十二三岁。

已婚，有一个四五岁的小男孩。

谷音是杂志社、出版社的副主持人。

谷音的人生观点，在于“面对现实”。谷音的现实，也就是社会大众所肯定的“现实”，与此并不矛盾。

谷音的能干，在于她在当时（1940年左右）的中国已是一个职业妇女，这和她受过的教育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。在一个女性踏入家庭之外，工作尚不普遍的社会里，谷音意识到她的自信来自她的工作身份以及家庭所属。

谷音因此很喜欢从“社会现实与价值”这一个主

观角度处理问题，常常出口就是“我劝你——”，“我不是早就告诉你了吗？”

谷音对于本身的女性意识，已因为工作的原因，而相对地减低了“女性脆弱”的一面。她是不再渴望爱情的人。

谷音十分安然于已经造就成了的“身份与生活”。并不做梦，也不在钱财、虚名上追逐。她的工作，也不代表她的“事业追求”。她只是如此按部就班地去面对她的人生。其中没有再多“心的探索和纠缠”。

谷音对于她的丈夫老古，是“团结合作派”。但又不是“听话派”。她对老古，就事论事，一切该担当的——出版、发稿、出纳，加上柴米油盐，一把抓。

但是，谷音仍然是女性。对于她的丈夫，她相当尊重。虽然她的尊重——在小事情上，看不出来。

谷音仍然是女性。她是她丈夫工作上的“好当家”之外，她也是妻子、母亲。

她很清楚本身的责任。

谷音对于韶华，起初因为文章投稿而交往。日后，谷音喜欢上了在韶华身上所蕴含的复杂情绪，进而产生了对于韶华——孤苦女子的母性与友谊。

谷音本身绝对不会如同韶华般地对“生之追寻”

如此投入，但谷音了解韶华此种痛苦人内心的灵魂，她常会劝韶华如何又如何，这片苦心其实救不了韶华，她也明白。但仍不死心地在关怀韶华。

谷音最看重的人，到头来仍是她自己——她自己，就是老古、她、小孩子。

老古

出场时，大约四十八岁。或说，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老了很多的中年人（他与能才同学）。

老古是出版社的负责人，他另有一份月刊同时发行，工作伙伴是他的太太谷音。

老古教书的时候，教国文，认识了他的女学生，一个理想青年——谷音，而结了婚。谷音是主动的，老古胆子没有那么大。

老古胆子小，所以在任何“政治情况”下，都是立即跟着呼应那“掌握枢纽”权势的应声虫。他没有理想，也没有太大的作为，因此，在生命中，他扮演着“让太太去担当一切，反正她能干”的角色。

老古在沦陷区中（上海沦为日本人时）什么也不做，只看“鸳鸯蝴蝶派”小说度日子。看书不求悟性，纯耗时间而已。

老古还是看出了“深度近视眼”。